

唐五代

讀史大略卷七

卷
四十四
十九

讀史大略卷四十四

江陰沙張白定峯著

唐紀

宣宗皇帝

宣宗皇帝有趙蓋韓楊之才蓋泊世之能臣無君天下之大畧者也當時以其恭儉英察故有小太宗之稱亦有若之似仲尼耳試以太宗之事較之卽位之初首逐李德裕而用白敏中是舍房元齡而任封德彝也魏謩韋澳皆以正直不久於位而所始終委任者白敏中之繆醜令狐綯之姦貪是棄馬周褚遂良而任許敬宗宇文士及也太宗沙汰僧尼宣宗反會昌之政而盡復廢寺太宗減省官吏宣宗改武宗所行而復增州縣且也弑其嫡母異於太宗

之孝諱言立儲異於太宗之慈惟有優禮大臣樂從規諫
二事粗有貞觀遺風然太宗之於大臣推誠相與帝則心
有猜忌太宗之於規諫坦懷樂受帝則事出勉強烏在其
爲小太宗哉乃大中之政唐人思之則以懿僖以來昏庸
相繼吏不畏法民不聊生不得已追思宣宗之英察非謂
其真能媲美太宗也顧宣宗之賢有迥出穆敬懿僖昭宗
之上者重名器慎守令嚴法制其大者則爲宦官所立而
終身能禁制宦官不使大橫則皆其君德之美也要之帝
稟剛勁之資威福由已雖刻薄少恩賢於優柔不斷者多
矣此所以有小太宗之號也歟

李德裕罷相

德裕之罷議者謂帝忌其功此得其似殊未得其情也武

宗之立非宰相意故首逐楊李又欲誅之今宣宗之立尤
非宰相意則以逐楊李者逐德裕乃必至之勢況又有白
敏中之譖乎霍光親立漢宣猶以芒刺在背不保厥終德
裕本無立宣宗之心而毛髮灑淅與光之驂乘同難乎免
矣然博陸殄宗而德裕僅以貶死猶爲差幸者顯有弑許
后之罪禹雲山有叛逆之謀而德裕無之也

大中三貶德裕

德裕初貶爲荆南節度使再貶爲潮州司馬最後貶爲崖
州司戶地日益惡官日益卑尋其小過沒其大功大中君
臣亦過於苛矣德裕好以憎故貶人帝卽以憎故貶德裕
豈出爾反爾之道乎獨怪白敏中因德裕一人而盡黜其
所厚盡擢其所薄以怨報德以私廢公其罪在僧孺宗閔

上矣向使白居易得相宣宗潮崖之貶居易必力爭而免之斥居易而援敏中吾知悔不勝悔也孟子謂君子三自反夫豈反諸失勢之後哉

韋澳勸周墀無權

從來姦臣蔽主專國流毒無窮豈真欲篡君竊國如羿奡莽操所爲哉不過爲攬權計耳竊人君之威福使天下畏而趨我愛而奉我於是援引姻黨蔽斥忠良根株蔓延濁亂朝政天下旣壞而羿奡莽操之徒遂出而乘其後是權臣者雖不必有篡弑之心實篡弑所由起也韋澳之勸周墀也曰願相公無權至哉言乎可以告萬古相臣矣唐之才相如李德裕者猶恨其不聞是言而澳能言之宣宗卜相孰有賢於澳者乃僅僅使之判戶部因其辭而遂出之

河陽周墀亦不聞薦之宣宗引與同相不能不令人發棄
賢之歎也

宣宗兩擢刺史

大中八年帝獵苑北逢樵夫問李行言之政而擢爲海州
刺史蓋以其彊直自遂果於行法所爲類已而擢之偶然
之事耳然自此出獵爲守令者沾沾焉工窺伺之術矣九
年獵渭上因父老祈福而擢李君奭爲懷州刺史安知非
巧宦之吏集姦宄之人僞爲祈福以聳動帝聽哉守令衆
矣安能一一察之進退之權與其任耳目而勞而多僞不
若委宰執爲逸而有功也今按唐史所載兩人無聞焉則
前此之政績後此之建立皆可知矣且守令之絕遠皇都
而循良著績者安得人人自進於帝前邀不次之遷擢乎

日食罷元會

元旦日食天變之大者也宣宗從趙璘之言竟罷元會宰相以天下無事請復之帝曰近華州有賊關中少雪皆朕之憂何謂無事遂并宣政不御宣宗之言如此賢於玩忽天變者多矣然斯時也儲位久虛藩鎮跋扈亂兵四起戕殺主帥宦官恣肆百姓困窮大盜將發於閭閻邊陲久困於黨項皆可憂之大者日食譴告殆爲其大者乎宣宗皆忽之顧以有盜少雪爲憂所謂明察秋毫而不見輿薪者也

天子不言陰陽書

宣宗將作五王院召術士柴嶽明使相其地嶽明對曰臣庶遷徙不常故有禍福之說陰陽書並不言帝王家也善

哉斯言可以盡釋宋或梁繹唐肅代諸君之惑矣

命韋澳作處分語

人主之職與臣下異務總大綱而已天下之大豈一人耳目所能周智慮所能徧乎帝命韋澳作處分語欲盡州縣之事而躬察之又令刺史之官必至京師面察其能否此皆人臣之事非人主所宜預也事之大者莫過於進賢退不肖而宰相者賢不肖之根柢也魏謩周墀皆不能久於其位而始終倚任者令狐綯白敏中之流大事糊塗矣而汲汲焉處分州縣之事延見臨民之官雖不無小補然而昧爲君之大道矣

李文饒見夢令狐

李德裕有社稷大功爲朋黨所陷貶不以罪天下冤之至

於斥死海上血肉幾盡羣姦之心亦可衰止矣而尸柩久
暴無復葬期見夢於令狐綯者再綯懼其英爽得以喪還
朝廷之薄功臣羣姦之忌元老良可浩歎劉鄴爲三復之
子世受恩於文饒當綯執政不敢建言及綯以譴去乃敢
申直其冤復賜官爵當時義之使無劉鄴德裕之冤終不
雪矣大抵國家恩榮贈卹之典報小人者恒厚而酬君子
者恒薄不獨國家也誤國之臣後嗣必昌忠義之家門戶
多落似天於君子小人且分左右袒焉此屈原所以感慨
而作天問也

馬植張鸞駁赦

帝以天旱議赦大理卿馬植爭之謂因旱肆赦使貪吏無
所懲畏死者銜冤無告非所以消旱致和也帝詔兩省集

議張鸞等言所原死罪無冤可雪恐凶惡之徒常冀水旱
宜如植言詔從之愚謂水旱所由致其大者在君德不修
四國無政怨咨之氣上干天和其次則賊吏受賕動數千
萬黎民困竭馴致流離又其次則郡邑豪強殺人無忌或
恃勢保姦吏不敢詰或苞苴囑託冤憤不申三者皆災沴
所由來也乃朝廷往往因水旱之災大赦此等今此因災
蒙赦之人卽前此召災望赦之人安得不水加澇而旱加
熯乎大中君臣可謂有敬天之實憂民之心從諫之美矣

令狐綯疏除宦官

令狐綯縱子受賂濁亂朝廷婚媾鄭顥鬻獄賣官又養成
龐勛之亂唐之罪人也獨請除宦官一疏謂有罪勿赦有
缺勿補自然漸耗以至於盡此數語者可潛消累朝之釁

藥所謂去兒之齒而兒不驚者也蓋有罪勿赦則在位者
曰就貶殛有缺勿補則繼起者無由得升較之袁紹鄭注
崔昌遐事半功倍而無有後災此一疏無愧宰相之才不
以人廢言可也

宣宗弑郭太后

郭太后者汾陽王孫女憲宗元妃穆宗母也憲宗恐妃嬪
莫進託以時月不利不行冊立穆宗立乃加尊號焉歷穆
敬文武四朝母儀天下辭垂簾禁外戚不愧汾陽之孫其
所短者好華侈喜遊幸不能以儉約立教耳文宗卽位孝
敬不衰武宗受后盛天子之訓親閱諫章稀游畋節犒賜
賢哉后也宣宗母鄭素爲后侍兒有憾於后奉禮稍薄后
登樓欲自殞宣宗不喜是夕暴崩又違王皞之議絕其合

葬祠廟雖欲曲諱其弒不可得也吾謂此一事也可以作
戒數端憲宗以漁色故不正伉儷之稱可戒者一穆宗知
孝其親而不知所以孝其親者在於勤政節用可戒者二
太后汾陽愛孫見其祖窮奢極欲因以少習於家者長施
諸國不能自克如馬伏波女可戒者三宣宗母鄭李錡妾
也沒入掖廷給事郭后后意輕之亦婦人之常而宣宗修
母舊怨從而弒之得罪千古可戒者四郭生穆宗嫡也鄭
生宣宗庶也雖母以子貴而嫡庶之分定自先朝非宣宗
所敢移易今乃黜其合葬祔廟使憲宗生無伉儷之配歿
無佑食之后可戒者五大常王皞謂郭后及事順宗實爲
冢婦歷五朝母天下宜合葬景陵此至正之論宣宗與宰
相白敏中周墀皆怒責之皞終不撓遂貶爲句容令爲大

臣者阿人主意排斥守禮之臣其可戒者六合六者觀之
乃知儉而不奢母后所以訓子孫也公而不私天子所以
承祖妣也匡之以禮而不附會其非禮宰相所以盡承弼
也反是者必蒙後世之譏因思明成化中姚夔等伏闕哭
爭錢太后祔廟事憲宗悅而從之至宏治中周太后崩孝
宗處置兩宮最合禮典君君臣臣可爲後來者法宣宗君
相能無媿乎

張潛膏肓藥石

宦官藩鎮唐膏肓二豎也讀令狐綯之疏知宦官之禍可
消讀張潛之疏知藩鎮之釁可弭惜徒付之空言耳潛疏
言財賦有常安得羨餘藩府代易皆以羨餘蒙賞剝軍刻
民禍亂由起變故一生所蓄旣遭焚掠發兵又費百倍朝

廷何利焉不如一切罷之使藩鎮皆知愛養軍民盜賊又何從而起茲二疏者唐膏肓之藥石也絢之疏陳於大中八年帝嘗試之而驗矣潛之疏陳於大中十二年明年而帝崩惜聞之已晚假令宣宗享國長久盡用兩疏之論唐末之禍尚可救止其如金丹一餌求壽得促如懿如僖皆以刑餘爲周召以聚斂爲忠愛矣尙望其聽藥石以救亂亡哉

令狐絢汗透重裘

宣宗得大臣章奏必焚香盥手而讀之可謂敬大臣矣爲大臣者外不愧其職內不愧於心從容坐論處之泰然可也若自省多疚有早避賢路而已令狐絢受帝獎拔久尸大位無所建明縱子受賕時有白衣宰相之謂與鄭顥爲

言身大畧 卷四十四
婚家賣官鬻獄苞苴公行欲退則貪戀權勢欲進則憚上
英明至於汗透重裘恬不知恥而反以之告人斗筭之人
異乎行已有恥者矣況在淮南又養成龐勛之亂有不可
勝誅之罪乎

貶馬植於常州

李揆有三絕之稱有第一人之目而執子姪之禮以事李
輔國呼爲五父馬植以文學政事有名於時而與中尉馬
元贇序宗姓勢利移人賢者不免況不肖者乎揆使吐蕃
輔國已死不能救也植貶常州則以寶帶賂遺親爲人主
所見詭遇獲禽君子所以恥之也史稱植爲德裕所薄而
不言所薄何事意結交權幸卽可薄之大者乎白敏中因
植爲德裕所薄遂引之要津固氣類之相感也夫

宣宗不肯立太子

宣宗者憲宗第十三子母爲宮婢又少有不慧之稱雖韜
晦不言何嘗有有天下之望哉正由宦官貪其不慧又以
皇太叔越次得立冀其德已是帝之爲帝所謂得所不當
得者也匹夫匹婦無端而有數金之獲尙思貽諸其子宣
宗之位無端而獲之金也顧戀戀焉不欲傳之太子宰相
如裴休周墀崔慎由皆以請建儲罷其拒休之請曰一立
太子則朕遂爲閒人陋哉言乎帝盍自思憲宗崩後歷穆
敬文武四朝此身之爲閒人也久矣假令會昌之末武宗
能力疾視朝德裕能建議立嫡播告中外神器有歸帝且
終其身爲閒人而已今也身爲天子子又爲天子豈非生
人之大慶乃謂一立太子遂爲閒人也乎帝惟不肯爲閒

人於是信方士餌金丹欲以其身壽考萬年長享四海之富是匹夫匹婦寶遺金者所不出也鄆王少而失愛長而失教倉卒爲中官所立驕奢昏惑實喪唐家皆宣宗一念之貪致之也

懿宗皇帝

古者人主卽位之歲首建儲君所以嗣祖宗安社稷也故有豫教之法有師保之官不但欲百歲以後代有賢君且以昭授受之大典塞姦回之覬覦未聞以此事爲諱也宣帝惡鄆王愛夔王而依回顧戀儲位久虛鄆之不愛與夔之鍾愛皆其所棄而不教者也懿之失德罪豈在懿哉宣宗意中全未嘗視懿宗爲太子諱聞策立之議不設輔導之員是以極前卽位不出遺詔而出王宗實與元實也